

奔跑的行李箱

张椅



迎春 张亮亮 摄

我住在城市一条繁华的街上，每当跨出小区大门，来到马路边，常常会与拖着行李箱的人们不期而遇。不，确切说，应是先闻其声，再见其物其人。一声声滑轮与人行道水泥地面的摩擦，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，往往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于是循声望去，便见一个半人多高的行李箱滑走着，匆匆滚过，而行李箱的主人，则留下疲倦而远去的背影。

这不奇怪，这里与火车站不过300多米，甚至长途汽车站也在不远处，每天南来北往的旅客犹如过江之鲫。某种程度说，行李箱作为旅客穿梭城市的标配，一人一个，乃至两个不足为奇，它们纷纷在路面上行进，仿佛在合奏一支人在旅途的进行曲。有时候，还会出现这样一幕：一个行李箱会与另一个行李箱，在人行道上迎面相遇，也许它们的主人素不相识，两个行李箱却似乎通过对方的节奏和步态，揣测出去向和来意，于是便会远远地打声招呼，甚至还会轻轻地触碰，仿若彼此间的握手和寒暄。它们的主人知道，此刻，两个行李箱完成了旅途中命定的相遇。

这些行李箱五花八门、形态各异，有时走在马路上，我真疑心来到了一个流动的行李箱博览会。有的是大容量的，有的是小型迷你型的；虽然传统的长方形占据了大多数，不过一种正方形的行李箱也悄悄登场了。一天我在火车站附近，看到一只正方形的行李箱上方，还堆放了不少物品，真可谓物尽其用。方形行李箱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，可以充当临时座椅，一次在行驶的地铁中，我赫然发现有人优哉游哉地坐在一只苹果绿的方形行李箱之上。至于行李箱的色彩，也是争奇斗艳五彩缤纷，黑白灰红黄蓝应有尽有。不

过仔细观察，行李箱的世界多以冷色调为主，似乎它们的主人们都行事低调不事张扬，特别抢眼的诸如大红鹅黄之类，还是少数派。偶尔见到一只色彩跳脱的行李箱，除了对其侧目外，我也禁不住揣摩，主人是即兴随意的选择，还是有着不同于流俗的个性。无独有偶，近期看到一则消息，正是因为许多人选择了颜色乃至款式相同的行李箱，以致在机场取行李时造成“张冠李戴”。其中以黑色和银色行李箱最为多见，也最易“中枪”。

毫无疑问，行李箱也是主人的另一张脸，一张旅途中的面具。主人隐藏的表情，往往会被行李箱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。看看候机大厅

里的商务人士，其表情镇定，在光滑的地面上缓缓行进的行李箱，泄露了他内心的倨傲和急迫，而在另一侧，当某个机组的空姐带着训练有素的微笑走来，身后整齐划一行进着的行李箱，则也难掩她们即将飞向高空的自信。我在火车站出口也见过磕磕碰碰的行李箱，其神情展示的是一个初来乍到者的茫然；而一个奔跑着险些绊了趔趄的行李箱，则是无法遮掩的即将见到心上人的狂喜。还有刚刚落地贴满各种标签的硕大旅行箱，仿佛装满了跨越大洋的信息和见闻，恨不能马上与见到的人们分享。

不管行李箱呈现的是什么颜色，什么形状，什么质地，抑或展

露出何种表情，即使我们无法像安检员那样，逐一打开那一个个滚动的行李箱，我们也可以调动自己的经验，想象里面摆放的物品：衣物、茶叶、咖啡、食物、洗漱用品、化妆品、充电器、笔记本、书本，等等。行李箱里的物品林林总总，看似多余，有时一件顺手装入的物品，也能为旅途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比如一把最终装下的雨伞，也许就能遮挡旅途突如其来的风雨；一包悄悄放上的红枣，会让旅途的陌生人分享甘甜和温暖。无论如何，哪怕是一块包裹严实的腊肉、一盒精心包装的巧克力，躺在行李箱的角落，其特有的气息也会满溢而出，要向远方的人诉说无尽的思念和牵挂。

春节来临的时候，春运潮滚滚而来，马路上的行李箱也越来越多。这里刚让开一个，那里又有一个猝不及防地出现，突突突，向着火车站的方向行进。有的步态是笃定的，似乎方才掏出火车票，再次仔细确认了上面的发车时间，当发现尚余一个小时，便变得更加从容，步调迅速慢了下来；而另一个行李箱则是急不可待，显然时间已所剩无几，还未及进站呢。于是行李箱仿佛装上了小小的马达，开足马力，左冲右突。远远望，行李箱仿佛是一辆小火轮，喘息呼啸着，向着火车站的入口狂奔。行李箱在每年此时此刻的聚集，无疑形成了一种归家潮的奇观和盛景。

看着默立在屋角的那只黑色行李箱，我想象它坚硬的外壳下，藏着一颗小小的心脏，只要听见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，列车的汽笛声在远处隐隐响起，它就会变得焦躁不安，继而剧烈摇晃，仿佛要夺门而出，催促我拖动它赶快出发，赶快上路，来一场“千里奔袭”的远行。

春来荠美忽忘归

钱续坤

的梦想都葳蕤起来。而它们自身当然率先垂范，一株株从刚刚苏醒的泥土里钻将出来，彼此打量几眼之后，便不服输赢似地张扬着生命的筋脉，甚或只消一个夜间，便抖落一片片清新自然的水灵，簇生一丛丛绿紫相间的生机；同时它们的心里也在暗暗窃喜：过不了两天，就会有一双双纤细手前来或采或挖或铲了……

荠菜与地面可谓亲密接触，单用手采的方式比较费劲，除非身边没有携带铁铲等工具，这样才不得已而为之。一般情况下，村姑少女会像当代著名作家张洁那样快乐地挖，挖起来的荠菜叶嫩根肥，鲜润香口，堪称野菜中的上品，苏轼称其“天然之珍，虽小甘于五味，而有味外之美”。但是父老乡亲长期以来陷入一种误区，以为荠菜的根茎没有多大营养价值，所以往往采取“铲”的方式进行——将右手握住的铁铲紧贴地面，手腕稍稍用力，轻轻往前一推，那鲜肥嫩绿的荠菜在左手的牵扯下，便如翩飞的绿色蝴蝶，轻盈地落到了圆圆的竹篮里。

由于铲起的荠菜几乎不留根部，故而清洗时相对方便许多；不过对于饕餮食客来说，那缺少根部的荠菜毕竟少了一丝淡淡的苦味——其实，这淡淡的苦味恰恰就是生命的本味与人生的真味呀！

荠菜的生存之道是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，田埂上，道路旁，草丛中，沟渠边，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，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考量，尽管有五分玲珑，七分婀娜，但是依然素面朝天的，不施粉黛，算不上春天里的绝代佳人。麦田里的荠菜就迥然不同了，不仅身材高挑，肤色绿莹，而且温婉娉婷，含蓄雅致，与簇拥的麦苗浑然一体，盎然一片，必须弓下身子仔细辨别才会有所收获。这种梦里寻她千百度的乐趣，实际上就是荠菜赋予人们辛勤劳作的生活之美；尤其是三五村姑在麦田里忙碌穿梭的优美身影，给予人的视觉享受更是巧夺天工，赏心悦目。

民谚云：“吃了荠菜，百蔬不鲜。”《素食说略》称：“荠菜为野菜上品，煮粥作齋，特为清永，以

油炒之，颇清腴。”言下之意，荠菜在早春时节不愧为百姓人家的“座上嘉宾”，其做法与它们耿直率真的性格非常契合，或凉拌，或素炒，或做馅，或烧汤，无论哪种都清冽爽口，别有滋味。孩提时刻，家境十分拮据，素炒的荠菜不仅可以大快朵颐，而且能够填饱肚皮；及至进城，生活有所改善，油炸的春卷是脍炙人口，百吃不厌；步入中年，饮食讲究清淡，将荠菜小心地剁碎，与豆腐一起烧汤，青白相间仿佛一件佳构妙制的艺术珍品，欲尝不忍，欲罢又不能。唐代的白居易留有诗云：“时绕麦田求野荠，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清代的郑板桥这样喟叹：“三春荠菜饶有味，九熟樱桃最有名。”生平嗜好素食的陆游更是对荠菜喜爱有加，他在《食荠》诗中写道：“日日思归饱蕨薇，春来荠美忽忘归。”诗人对食荠颇得其法：“小着盐醯和滋味，微加姜桂助精神。”并且留下了“荠糝芳甘妙绝伦，嚼来恍若在峨岷。莼羹下豉知难敌，牛乳抨酥亦未珍”的咏荠佳句。

“打了春，赤脚奔；挑荠菜，拔茅针……”耳熟能详的童谣又在耳畔悠然响起，恋乡情结浓郁的我根本不会迟疑，到田野中去赴一场美好的约会，看荠菜的绿意铺展春天的地毯，让荠菜的清香唤醒沉睡的味蕾……

比惊蛰的那声响雷要早，比春笋的探出脑袋要快，在垄亩之间，荠菜是最能感知地气氤氲的植物之一。不像油菜那么耐寒，不似芦蒿那么内敛，这紧贴大地的春天使者，只需绵绵的一场喜雨滋润，便悄无声息地在田间地头 and 溪边河畔积攒起绿意来。它们娇小的身躯、羞赧的面容，在料峭的风里显然很难独领风骚，可是它们随意的姿态、倔强的性格，有如大胆泼辣的村姑，稍一露面便在春天的版图上占据报眼的位置，并且顽皮地向周边的姐妹打趣道：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报眼是版面的灵魂，这个位置非我莫属哟！”

其实荠菜非常理性也特别知趣，它们知道，春天的头版头条要么是金灿灿的油菜，要么是绿油油的小麦，要么是红艳艳的桃花。它们抢先一步占据了报眼，就是准备以一顶顶羽状的绿伞，敦促所有的生命都律动起来，召唤所有

